

本
期
导
读

B2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邬达克故居

B3 切尔西 ,从接地气开始

B11 在“嘎三湖”中拍拍老房子

Art Weekly

国家艺术杂志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474 期 | 2013年 7 月 6 日 星期六 本刊主编: 黄伟明 视觉设计: 戚黎明



■ 梯田里的稻子承载着哈尼人的千年农耕文化 图 IC



■ 看着哈尼梯田的美景,你能一直住不醉? !

贡晓文 摄

活体，延续千年的大地雕塑

——写在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之后

◆ 本报通讯员 程国政

新闻缘起:6月22日,哈尼梯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新成员,为文化景观类遗产。延续千年的大地雕刻,虽然是遗产,梯田依然活着,滋养着这里的人们。这里是摄影者的天堂、哈尼族人生息繁衍的家园。于是,我又想起了时下我国老街老城保护常常采取的方式:居民被置换出去,钢筋水泥“修复”老屋,造出假古董后卖门票,老街就这样变成了“旅游标本”。其实,我们需要的文化遗产是活体啊。

世界文化遗产为何有哈尼?

哈尼为何成了世界文化遗产?简单地说,主要是因为历史悠久、气势恢宏的梯田如今还是哈尼人生生不息的家园,数百万亩梯田上高山、下沟沿,迤逦偎依、顺坡就势,不仅是自然的奇观,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杰作。

在那里,森林、村庄、梯田和水系构成了完整的生态农业体系,这个体系初创自唐朝,至今已经1300余年。千余年来,哈尼梯田没有水库,森林就是水库,每个哈尼人村庄里的高地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海森林,森林包裹着哈尼族人特有的“蘑菇房”。夯土、砖坯和石块建成的土房,屋顶覆盖的是一张张半撑着的“伞”——那是山上砍来的茅草。圆圆溜溜的蘑菇房一般有三层——最下面一层是牲口圈,中间一层住人,顶层用来储藏粮食。那些重重叠叠数百级、上千级梯田,纹理精致、气象恢弘,仿佛一道道天梯沿着村庄的边沿,顺坡倾泻而下。灌溉用的水是如丝如线的溪水、泉水和雨水,由森林储存着,沟渠和竹管构成的管网让水随人意顺势而下,想到哪里就引向哪里。

哈尼梯田承载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,哈尼族人对自然树木的彻骨崇拜,哈尼人的民居建筑、节日庆典、人生礼仪、服饰、歌舞和

文学诗歌无不以梯田为核心,把人认识自然、顺应自然,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终极理念演绎得生鲜灵动。在当今浮躁、急功近利的社会里,这种顺应共融的淡定尤为可贵。

更为难得的是,当地政府坚决地表示,保护好活态世遗——哈尼梯田的责任压倒一切。

活体保护就是遗产的生命

哈尼梯田的申遗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启示:那就是历史风貌遗存的保护,不应是“肚肠”掏空后的标本保护,就像时下流行的老街保护方式。

安徽省的孔城老街是一处有着1800余年历史的古老街道,是连接巢湖与长江的重要水运码头,老街随水而兴。小时候,我常常光脚板行走在老街的青石板上,夏日里石板滚烫滚烫、秋深了石板冰冰凉凉的,40年后的今天想起来,脚心还是“很现场”,心里依旧很温暖。可是,前两年一家房产公司进入,先是把这里的居民全部置换出去,然后开始“修旧如旧”,再后来就招引商铺入驻,封住街门卖票,空寂寂的老街上除了吆喝的商家就是张望的游客。曾经是老街居民的网友吴春富在博客中说:“在老街开发的滚滚雷声与街面居民迁移的急雨中,我回到了孔城。老父还是像往常一样,端出老街人物的记事簿。随着父

亲翻点,街前街后的方家大娘、费姓兄弟还有姚飞大哥,他们一个个来到了我记忆的门口。”他说,回忆这些是为了“让心在柔软中把一些事、一些人牢牢地记住。因为街已经空了,人气已经没了。”在游客们的眼里,孔城老街“正在修路,翻新老屋,只有商家,没有住户”。孔城老街成了典型的“旅游标本”。成为这类标本的还有三河古镇,还有江南大大小小的古镇老街,他们无不被浓浓的商业气氛所笼罩,生活气息渐渐远去。

岁月的锈色其实非常美丽

自从18世纪以来,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,遗产保护日渐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。温克尔曼、拉斯金、欧仁·维奥莱-勒-杜克、博伊托、李格尔,等等,先贤们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竭尽心智,功不可没。古希腊、古罗马废墟所呈现的历史壮阔和沧桑,王宫道院哥特式、巴洛克式的建筑丽影,都因了“岁月的锈色”很生动、很鲜活。

在滋养“哈尼梯田”,沾附在它们身上的魅力是那样的令人痴醉神迷。如今,它们成了世界文化遗产,如何不让蜂拥的游人踩坏了那些窄窄的田埂,如何不让强大的利益风暴席卷“弱小”的“农耕文明”,这是个问题,因为只有岁月的锈色没有褪去,哈尼才是哈尼,古城老街才真有魅力。

不仅游人,对于哈尼梯田来说,还有小龙虾害、外来物种等等,166平方公里的活态遗产区内,保护与开发成了当地一道“坎”。制定法律保护,请来专家规划,确定遗产地生态旅游的基本原则和策略,计算游客承载量,对百姓“蘑菇屋”进行现代化改造等等,红河州政府坚定地表示,将确保遗产构成元素的完整性和真实性:真能实现,就是哈尼梯田之福。

● 题内话

要活的!

◆ 黄伟明

今日中国的历史建筑、风貌区保护可谓 是风急雷响。所以,书写“大同古城复兴记”的耿彦波成了“山西十大文化符号”之翘首,喜焉戚焉?再造的大同首先是假的,还是没有活气的,不可能回到明清,只能为旅游和商业“跪下”。烧钱数百亿再造出(其实叫“穿越”更合适)这样一个“古城”的人成为一个省的“文化符号”,恐怕讽刺的意味更浓,所以有网友说“把钱用在修下水道上多好”。

文化遗产要“活体”保护,尤其是老城老街的“修旧如旧”、“带病延年”,其核心就是“人居”,是活气。人和居一旦分离,人搬走,居成景,那“活气”也就从老宅里溜走了,更何况造出的是假古董呢。

斯洛伐克的斯皮什城及周边历史建筑(包括莱沃察)1993年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位于布拉尼斯科山麓的城塞气势雄伟,城内街道房屋依山顺坡,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建筑物达100多处。现在,这里的城堡、教堂和优秀民居正由专业队伍按古法一一修缮,但是,我们在街上常常看到悠闲的喝咖啡者、逛街者、小贩,从老屋里进进出出的人们:这里生机盎然。

我们的古建筑保护、古村古街改造都应该遵循“活体”原则:哈尼梯田的活气就是那些世代力耕,吃红米饭、住蘑菇房的农人,还有那令人迷醉的梯田。

因职业缘故,我们造访过徐汇区的武康大楼,乘坐已经80多岁的老电梯,随着它上上下下。奇的是,这架电梯指示楼层的不是电子数字,而是针摆。电梯走一层,针摆走一格,直观、简洁且利落,一点也不误事。禁不住感叹:岁月因为有了锈色而“老灵光颜”。